

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语言学思想



杨衍春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

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语言学思想



杨衍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思想/
杨衍春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495 - 3389 - 3

I. ①现… II. ①杨… III. ①库尔德内—语言学—思想评
论 IV. ①H0 -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179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组 稿: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林 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江阴市滨江西路803号 邮政编码: 214443)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80千字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绪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生平与学术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是波兰人,但在他长达 64 年(1865—1929)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俄罗斯境内度过的,为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俄罗斯的许多语言学著述称他为波兰—俄罗斯语言学家。他在彼得堡的弟子 JI. B. 谢尔巴回忆说:“他是俄国学者,因为他属于俄国;同时他也属于波兰语言学界。他用俄语写的著作很多,俄国弟子也多,波兰弟子虽少,但无疑他也是波兰学者。”(刘耀武:1998, 49)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波兰籍学生多罗舍夫斯基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生的劳动属于两个民族:波兰和俄罗斯。我想,在语言学领域,无论是他的波兰学生,还是俄罗斯学生都对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心存感激。感谢他在自己学生记忆中留下的人的形象,即追求真理和崇高的情感及其对每一个不公正现象表现出的苦痛。”(1, 30)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1845 年 3 月 3 日出生在华沙附近的拉杰明镇。先世是 18 世纪初移居波兰的法国贵族,父亲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当时的波兰国土早已经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这一历史悲剧直接影响了这个未来语言学者的命运,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家里接受了启蒙教育。1857 年考入华沙实科中学,1861 年转学到华沙主要学校的预科班,为进入物理数学系学习做准备。在普莱班斯基教授开设的课程《理论学科的方法论和百科知识》的影响下,他决定献身于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斯拉夫语言的研究。1862 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考入了华沙大学(当时的主要学校)历史语文系斯拉夫语言专业,1866 年大学毕业。

在大学学习的四年时光里,克维特、普舍博罗夫斯基、霍洛舍夫斯基教授开设的课程对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科研兴趣的萌发产生了特殊影响。在此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生理语音学、梵语、立陶宛语和斯拉夫语系诸语言。与此同时,他还搜集有关波兰语言史资料,尤其是有关变格的内容,有计划地研究了著名学者施坦达尔和其他一些哲学语言学者的论著。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用波兰语写成的关于语音生理特征的评论和译文。

1866年获得学位以后不久,在俄罗斯国民教育部的直接资助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获得了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他在布拉格、耶纳用了三个学期的时间聆听了德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施莱赫尔的课程,在柏林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习梵语,并与后来的勃鲁格曼、德尔布吕克等新语法学派的中坚人物结识。

1868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派往彼得堡大学,在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学习深造。1870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莱比锡发表了《论14世纪以前的古波兰语》论文。同年,他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彼得堡大学的硕士学位^①。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在古波兰语手稿文献中拉丁语词语及表现形式,第一次探索了早期波兰语中的历史语音问题。

同年末,在导师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直接推荐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作为编外副教授在彼得堡大学开始讲授比较语法,成为该所大学第一个教授比较语法的教师。

虽然师从于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认为自己并没有从导师那里得到所需要的东西。他写道:“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不能忍受概括,他讨厌任何的新东西,甚至旧的但大胆的想法。他完全不允许概括性的论著,他要求我在撰写历史比较语言学博士论文时,编写在拉丁语中出现的波兰语。而且他让我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没有给我展示任何编写类似著作的方法,因此,我实际做这件事比要求的至少多花掉三倍多的时间。类似毫无意义的工作对于年轻的智者有着致命的影响。”

1872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俄国科学院的资助下,来到奥地利西南

^① 虽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在波兰获得硕士学位,但由于波兰学位当时不被俄罗斯所承认,于是他又在彼得堡获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

部和意大利北部,对斯洛文尼亚方言和列奇亚方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记录了大量当地人的口语材料。

除此之外,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还到过米兰和莱比锡,结识了阿斯科利等著名语言学者。在莱比锡他与保罗一道聆听过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雷斯琴讲授的课程。三年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写成论文《列奇亚方言语音初探》。1875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以此篇论文获得彼得堡大学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这篇论文又获得了彼得堡科学院乌瓦罗夫奖金,成为描写方言语音特点的范文。

1874年,凭借在俄罗斯和西方语言学界的知名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喀山大学比较语言学教研室聘任为副教授。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接受聘任后,并没有立刻奔赴喀山大学工作。俄罗斯学者Л. А. 安德烈耶娃在查阅了档案资料后,详细描述了其中的缘由。她这样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74年8月3日被聘到喀山任职,但实际到任时间是1875年秋天。在这期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先后往喀山写了三封信。其中两封是写给历史语文系系主任И. М. 多布罗特沃尔斯基教授的,另一封信是写给Н. Н. 布里奇教授的。第一封信写自莱比锡,而第二封和第三封信写自拉多姆。在第一封信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请求批准他在1874—1875年学年暂不去喀山任职。原因在于他在1875年3月1日前在国外出差,在这之后他还需要回到彼得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而在学年末返回喀山,然后再辗转回彼得堡没有意义。于是,他写信请求延迟到喀山任职的时间。因此,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正式到喀山任职的时间应是1875年9月12日。”(Андреева: 1982, 42)

1875年秋天,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正式离开彼得堡大学,来到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任教,从此揭开了他在喀山大学教书生涯的序幕。在这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以副教授的身份,很快成为喀山大学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紧接着在1875年12月,在系主任Н. Н. 布里奇的推荐下,学术委员会一致同意聘任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编外教授。1876年9月29日,Н. Н. 布里奇再次举荐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正式教授。他这样写道:“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历史语文系关注比较语言学教研室编外教授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勤奋的教学活动和他在教学中取得的成绩,关注一下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Андреева: 1985, 96)1876年12月4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成为比较语言学教研室正式教授。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大学的生活紧张而忙碌,在这个时期他集中研究了语音学与语音生理之间的关系和比较语言学问题。其间他开设了语言学概论、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印欧语比较语法、俄语比较语法、梵语、拉丁语比较语法、德语、立陶宛语和意大利语等各种类型的课程,他以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讲课形式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从1876年起,他每周都用6—8小时的时间开设两次家庭课堂,吸引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学生,形成了后来的语言学小组,为喀山大学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时期的学术和教学活动是俄罗斯语言史重要时期。“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的活动是多方面,劳动量非常大的,又是执著的。所以,毫不奇怪,最终他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创建了喀山语言学派。”(Андреева: 1985, 96)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正式身份是喀山大学教授,但他在1876年至1880年期间还任教于喀山神学院,讲授俄语和斯拉夫方言。在1881—1882年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曾到威尼斯、巴黎和莱比锡作学术研究。

虽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业绩,但他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1883年2—3月,为了保护因政治原因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大学委员会发生了直接冲突,遭到了反对派的围攻,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因此处在了一个完全孤立的社会状态。而妻子的突然去世又给了他一个沉重打击。他给科学院院士B. И. 拉曼斯基信中表达了自己痛苦悲伤的情绪,他这样写道:“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年轻朋友。”(Леонтьев: 1965, 88)

1883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最终离开了工作8年的喀山大学,来到了杰尔普特大学(今塔尔图大学)^①,担任斯拉夫语言比较语法教研室主任。有关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杰尔普特时期的学术成就,A. A. 列昂季耶夫指出:“杰尔普特时期是博杜恩学术创作的顶峰时期,是他充分发挥自己科学天分的时期。博杜恩在后来创作的一切都是在杰尔普特时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喀山时期的一系列观点与杰尔普特时期的诸多观点有一定的不同。而且,后者在

① 杰尔普特大学,现称塔尔图大学,位于爱沙尼亚境内。

一些方面已经预见到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内容。”(Леонтьев: 1960, 15)在杰尔普特,在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潜心研究,写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他还利用一切可能性,填补自己在语言功力方面的空白,系统地学习了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拉丁语、阿拉伯语以及病理语言学与高等数学。

1887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荣幸地当选为克拉科夫科学院^①院士。

6年后,当杰尔普特大学被俄罗斯化以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迫辞去这所大学教师的职务。1893年来到当时位于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大学任教。在克拉科夫大学他作为荣誉教授讲授比较语言学和梵语课程,组织各种科学讨论会。可以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对克拉科夫大学的科研活动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里博杜恩不仅参与了《古波兰语词典》的准备工作,还编写了文献指南和方案。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更是全面承担了编写词典的工作。“博杜恩检查了以前所做的工作,发现了不足和错误,重新开始研究必要的文献。”(Леонтьев: 1960, 18)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克拉科夫大学工作时间很短暂。1899年维也纳国民教育部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有民族情绪为由,不打算继续延长与他5年期的合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再一次面临着抉择,陷入令人痛苦的生活危机中。他在给A. A. 沙赫玛托夫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此地的教学活动将于1899年结束。维也纳政府完全不征求系里的意见,只是通知我不与我延续合同了。”(Колесов: 2003, 286)于是他不得不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另谋生路。

离开克拉科夫大学以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于1900年重返彼得堡大学。虽然早在1897年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但由于受到民族歧视,他在彼得堡大学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在这里他不得以编外副教授身份任教。1901年以后,在历史语文系的提议下,在A. A. 沙赫玛托夫和C. K. 布里奇的帮助下,才成为比较语言学和梵语教研室的正式教授,一直到1918年。在这期间他培养了Л. B. 谢尔巴、Е. Д. 波利万诺夫、Л. П. 雅库宾斯基、С. И. 伯恩斯坦、Б. А. 拉林等一批有学术造诣的语言学

^① 克拉科夫科学院位于波兰境内,始建于1872年,包括语文学、历史哲学、物理数学三个专业。

者,形成了彼得堡语言学派。在彼得堡时期他继续钻研语音学、词汇学、词典学、语言现象的心理特性及普通语法学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在高等女子学校讲授斯拉夫语和印欧语比较语法,被学生称为“杰出的学者,真理的捍卫者和优秀的人”。(Березин: 1976, 174)在彼得堡他主要从事三个问题的研究,即与类型学相关的普通语法问题、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语言现象的心理基础问题。1910—1912年对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而言可谓科研丰收的时期,他相继发表了《论语音规律》、《语言类型》、《论俄语文字与俄语之间的关系》、《比较波兰语、俄语和古教会斯拉夫语》等。

第二次重返彼得堡以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这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生活非常窘迫。他在给 A. A. 沙赫玛托夫的信中写道:“我的大学同事中,没有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像我这样糟糕……我连起码的花销(饮食、子女学费等)都不够。现在我得出一个结论:娶妻生子是我的一大罪过。”(Колесов: 2003, 287)他给 Л. В. 谢尔巴信中也描述了自己的坎坷生活:“由于命运的捉弄,我这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为了糊口,仍不得不写些可怜的政论文。”(信德麟:1998, 2)

在彼得堡大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除了教授课程和研究语言学以外,还承担了第三版《达理词典》^①补充和编辑工作。他给予了《达理词典》高度的评价,在修订补充后第三版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达理词典》是无可争议的财富。这部词典从某一点上说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找到一部词典能够容纳如此多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是一个人从一个民族活的口语中获得的。《达理词典》不仅是人类语言最富有的内容之一,还是研究和确定民族智慧的材料,判断俄罗斯民族世界观的集锦。”(Вомперский: 1976, 12)在第三版修订版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完全保留了第二版词典的模式。他只是对词条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取消了第二版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将这些错处用[]表示,以区别达理写的词条和自己写的词条。为了方便实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第三版中将所有单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增加了许多新词语,包括他在喀山生活时期记录的一些词语,其中大部分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采风地区的方言。在修订词典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充分考虑到俄

① 弗拉季米尔·达理是俄罗斯词典学家、作家、医生。他一生用了将近四十年时间编写现代大俄罗斯词典。词典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4万5千多个词条,真实地反映了大俄罗斯语言中词语的意义。至今为止,这部词典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语的发展因素,认为修订后的词典应当真实反映发生在言语活动中的所有社会变化。他在这一版中加入了词语解释,而且这些词语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是如何用词的,词典中也包含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些政治观点。

第三版《达理词典》问世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遭到了反对派政论家和一些支持黑色百人团^①(1905—1907)政策语言学者的疯狂批判,他们指责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摧毁了达理。A. A. 列昂季耶夫指出:“正是由于词典编辑的政治观点,而不是因为新版词典缺少科学性而引起的这场批判,才有了关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好像毁了达理的无稽之谈。”(Леонтьев: 1960, 12)

尽管有批评的声音,但也不乏赞扬之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修订的《达理词典》第三版,受到了苏联文化界、语言学界的好评,他们认为第三版《达理词典》比前两版更加完善。A. M. 高尔基、Л. В. 谢尔巴、B. B. 维纳格拉托夫都发表过评价。就连 B. И. 列宁在给 A. B. 卢那察尔斯基信中都高度评价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版本的《达理词典》。他写道:“不久前我有幸第一次看到了著名的《达理词典》,很遗憾,也很惭愧。”(Вомперский: 1976, 20)

作为进步思想家,除了撰写学术著作外,他还写了一些政论性的文章,反对当时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地主统治对波兰等国家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维护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权益,捍卫他们的民族自决权。1914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因发表写于1905年的小册子《论自决权中的民族特征与地域特征》,被控反对国家罪,身陷囹圄。因为以 A. A. 沙赫玛托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3个月后他被释放出狱,于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才得以重返彼得堡大学的讲坛。

1918年7月8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向大学校长请假安排家事,举家回到了故乡华沙。回到华沙以后,他给校长办公室的信中写道:“因为顾及现有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可能再考虑返回彼得堡的事情。我恳请允许我在华沙大学讲课。在这里暂时没有固定教授职位,所有教课的人都是自由聘任的。”(Колесов: 2003, 313)

后来,已经年逾古稀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遴选为华沙大学的荣誉教授,一直到1929年病逝。1922—1923年期间,他还受邀到布拉格大学和哥本哈

^① 黑色百人团即俄罗斯人民同盟,于1905年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属于极右翼组织。

根大学讲学。

1925年,在他80岁高龄时,受邀回苏联参加俄罗斯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典,但由于签证和经费问题最终没有成行。他在给B. A. 博戈罗迪茨基信中写道:“我本人非常想去……但是这一次的出行不取决于我,当权者是反对的,所以我不能获取出国护照,更不用说出行的经费了。”(Леонтьев: 1965, 88)。

在华沙大学他虽然年逾古稀,但仍然执著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他在华沙的学生B. 多罗舍夫斯基回忆道:“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发表了有关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复兴,不是为了增加帝国主义国家数量的言论。这些言论既招来了掌声,也招来了哨声。”(Кондрашов: 1995, 96)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是19世纪中后期最有学识的语言学者之一,非常清楚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伟大成就。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一方面善于从前人和同时代语言学者的著作中获取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能够另辟蹊径,在继承中探寻新的东西,以不同于世人的眼光看待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中的问题。他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他的很多思想没有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但却在20世纪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因此,无论从语言发展角度,还是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深入研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世人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具有非凡寻常的重要意义。

纵观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生,可以将他研究历程分为喀山时期、杰尔普特时期和彼得堡时期及华沙时期。在喀山时期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创造力既大胆又独特。而杰尔普特时期使“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术研究达到了顶峰。一段时间,他的科学天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Березин: 1976, 175)在彼得堡时期他进一步完善了音位学理论,而在华沙期间在没有放弃语言科学研究的同时,他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撰写文章保护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乌克兰及白俄等少数民族。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波兰语友协会》。

尽管生活条件千变万化,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对于科学的不懈追求成为他在各个时期的动力。他以丰硕的语言学成果获得了世人的高度评价。

A. A. 沙赫玛托夫说:“他是俄罗斯语言学界先锋者之一。他改变了语言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名字作为俄国语言学派创始人出现在国外教科书中。”(Колесов: 2003, 298)他的同事和学生也对他的学术成绩备加赞赏。A. A. 亚历山大和B. A. 博戈罗季茨基说:“追求自由和独立,厌恶教条主义和墨守成规是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教授在科研中的主要特点……这种智慧的自由和独立,使得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教授做出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可靠的观察和发现。”(Колесов: 2003, 298)波里万诺夫甚至认为自己老师的语言学思想完全涵盖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内容。维纳格拉陀夫在评价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时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科研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科学思想勇于创新、追求自由和独创性,他提出的许多概括富有前瞻性、重要性和现实性。这一切都令人惊奇。”(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э: 1963, 1, 18)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思想也得到了其他欧美学者很高的评价。约瑟·格林伯格写道:“也许,克鲁舍夫斯基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理论是所有理论中最深奥的。他们经常被看作结构主义的先行者,因为他们将历史比较的成分融入到了自己的著作中。”(Алпатов: 2007, 8)

尽管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科研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尽管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众学者们的认同,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自己并不满意所取得的成果。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活动:“初级的基础,不会集中注意力,热衷于社会活动,令人厌恶的不求甚解,等等……我不记得,哪怕有一本书是从头到尾仔细研究过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一直有一种不满足感。”(Колесов: 2003, 298)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他不畏权势,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捍卫者”。(Щерба: 1974, 383)他不断涉足于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学思想。他对一些语言学问题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发展与成熟。正如 Л. В. 谢尔巴所说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术活动是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的。”(Виноградов: 1963, 11)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斯拉夫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公认为俄罗斯语言学界和波兰语言学界的学术泰斗。“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和解决了语言学的一般问题。他没有依托于现成的理论,没有受到语言科学领域不同权威观点的主导。他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少有的科学巨匠。但是他并没有追求得到这样的地位,他只为了科学真理而奋斗……他不认可任何权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不尊重科学界的大家。他根据他们的贡献评价,对他们的巨著和辛苦完成的不知名作品给予评价和肯定。”(Чернышев В. И. : 1970, 686)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名字不仅仅属于斯拉夫语言学,他对语言学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区域界限。在1870—1880年期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有欧洲名望的学者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当选为巴黎语言学会的终生会员,以及芬兰—乌戈尔语系学会会员。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勃鲁格曼、雷思琴等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活动,他与索绪尔、保罗、梅耶、舒哈尔特等学者保持着通信来往。”(Амирова: 2003, 447)“他提出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后来成为各个语言学流派的主要思想。”(Звегинцев: 1964, 235)俄罗斯学者阿米洛娃等学者,更是强调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19—20世纪语言学中的意义。她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19—20世纪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是能够被理解的,而且也得到了认可,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在20世纪中期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Амирова, Ольховиков,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1975, 480)

对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术成就及其前瞻性,А. А. 列昂季耶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写道:“语言学史上的整个时代、一系列重量级的伟大发明、在我们科学史上起重要作用的权威学派和流派的创建。还在新语法学派前期已经独立和成熟起来的博杜恩并没有站在新流派的立场上,而是在很多问题上具有独到的观点……博杜恩拥有非同寻常的科学预见力。在19世纪80—90年代,在很多情形下,他以20世纪语言学的立场为出发点,批判当时的主流学派。在那时,他已经提出和发展了许多19世纪语言学者不理解的理论思想。这些思想在博杜恩学生的论著及索绪尔的追随者论著中得到了普及。他是第一个奠定音位学理论基础的学者,他不断地追求区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观点,在研究语言中为真正的历史主义而奋斗。阅读博杜恩的论著、他的评论和札记、他的书信永远会让现代研究者获得新的事实,但首先是新颖而深邃的思想。”(Леонтьев: 1960, 3)

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生不仅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普通语言学方面也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语言学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走向。

然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虽然提出了在后来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语言学理论,虽然他在早期的学术活动得到了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的认同,虽然他与当时欧洲的许多知名学者保持着通信来往,但由于当时的语言学者都热衷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

思想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所以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力。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学者们称为结构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他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一些理论观点直接被后来的语言学流派吸收和发展。无怪乎有学者在评价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时写道:“如果克鲁舍夫斯基不是英年早逝,如果博杜恩的学生 Л. В. 谢尔巴们将老师的遗著编成全面阐释现代语言学的专著,那么现代语言学鼻祖的桂冠也许不会落在索绪尔的头上。”(李葆嘉:2005, 75)

需要指出,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思想框架中,虽然不乏现代结构语言学的观点,但他的整个语言学思想及其架构远比结构语言学丰富得多。早在 1901 年撰写的《语言学或者 19 世纪语言学》一文中他就总结了 19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百年后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大胆预测,提出了 20 世纪语言学需要解决的 17 个问题。如今,我们回顾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时,可以肯定地说,他在 20 世纪初所预见的部分语言学问题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他提出首先关注现代语言状况的思想,即“实现莱布尼茨的思想,模仿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做法,随时随地都以研究能够观察到的活语言为出发点,然后再转向那些反映在古代文献中的语言研究”的观点(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963, 2, 16)在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 20 世纪的比较语言学中得以实现。在语言学中使用实验的方法不仅在语音学,更是在心理语言学、田野语言学等学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提出在语言学中使用数量思维和数学思维,使语言学更加接近精密科学的观点,在 20 世纪已经变成现实。心理主义并不只属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但他赋予了心理学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在 20 世纪初在结构语言学中出现了反心理主义的倾向,但到 20 世纪后半叶,这种情况有了转变,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致力于研究语言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成为将语言学和心理学成功地结合到一起的典范。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的人类语言具有心理性和社会性的论点,实际上成为诞生于 20 世纪并得到迅猛发展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应当从各个方面全面逐个成分分析所研究的语言”(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963, 2, 17)这一预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生成语言学的层次分析反映的是一个句子的推导树的结构,反映了一个句子的形成过程。这样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正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思想的体现。而“语言概括将覆盖越来越广阔的领域,语

言学与越来越多的学科联系起来。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э: 1963, 2, 18)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变成现实。至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的第三类知识即“语言知识”的概念,实际上涵盖了现代语言学中语言世界图景的内容。虽然洪堡特早在 17 世纪就已经在关注语言世界图景问题,并在《论语言的民族特性》一文中明确指出了“不同的语言也即不同的世界观”的观点(洪堡特:2001, 63),但关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却一直处于语言学研究的边缘,直到 20 世纪后期才掀起了一股研究浪潮。从这个角度讲,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预测得到了彻底的实现。

现代语言学发展证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语言学领域所做的部分预测并没有实现,或者说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作为 19 世纪的语言学者,他能够看到将要出现在 20 世纪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为 20 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虽然较早地提出了具有精辟见解的现代语言学观点,但是由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站在了非主流的轨道上,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

历史事实表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没有像索绪尔那样成为语言学界公认的结构语言学创始人,在许多语言学教科书中甚至没有提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名字及他所创建的喀山语言学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本人及其喀山学派的成员对普通语言学的巨大贡献。他逆历史潮流提出了普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表现出了一个伟大学者的胆略和学识,他的许多思想在他的喀山学派的学生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语言学流派,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力。对此,波兰学者雅努什·利戈尔曾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思想价值是不能被否认的。它们对世界语言学的影响是通过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来实现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其中雅科布逊在传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思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Шмелева: 2000, 63)

或许,他的部分语言学思想在现代语言学的背景下显得不太成熟,但是他研究语言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解决语言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如 H. A. 康德拉绍夫所说

的,“莫斯科语言学和喀山语言学派,把俄语语言学提高到方法论水平。在语言研究的很多方面,他们超过了青年语法学派的方法论,从而为克服青年语法学派的局限,为发展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和方式创造了现实的先决条件”。

(Кондрашов: 1979, 127)

捷克语言学者在纪念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诞辰 120 周年的论文中对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区分了语言和言语,重视对现代活语言进行研究,区分了共时和历时研究,阐释了语言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并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文字和声音的区分。重视语音与音韵研究,提出了词素是内容层面的基本单位这一概念并对词素给予了界定,提出了每一个语言层面都具有统计性质的特点,扩展了语言比较的范围,提出了进行功能对比研究的可能性,语言可以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对人工语言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改变。把语言障碍列入了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等等。”(鄧友昌: 2009, 145)

目 录

绪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生平与学术	1
---------------------------	---

上 篇

第一章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思想的德国学术基础	3
第二章 语言的起源、发展与变化	18
第三章 语言的心理性和社会性	42
第四章 世界语	62
第五章 语言类型	75

下 篇

第六章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克鲁舍夫斯基:现代语言学思想的 传承与发展	103
第七章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	158
第八章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布拉格语言学派	208
结束语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思想及其研究成果	235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60